

车大钿:病人就是我的晴雨表

1/ 当初因为母亲体弱多病,选择从医这条道路,车大钿是异常坚定的。在那个年代,没有太多人愿意选择儿科,但生性善良、喜爱小孩的她,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儿科。

1994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,车大钿顺利分配到上海儿童医院,这一待就是24年。

在研究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同时,她还关注儿童睡眠障碍。“上海的儿童,有30%到50%有睡眠障碍。”

2013年,她获得了美国职业及注册睡眠师资格。

问及为何会对儿童睡眠障碍感兴趣,她说:“睡眠障碍是很容易忽略的疾病。多动症小孩中有30%都患有睡眠障碍。如果在初期得到控制,就不会有这么高的多动症发病率了。”

2/ 很多孩子被车大钿从生死线上拉回来。比如十年前,她还在急诊室当主治医师,那天,夜已经很深了,一对夫妇带着四五岁的小男孩急急忙忙地赶到她面前,让车大钿给小孩做雾化治疗。但车大钿一看小孩脸色不对劲,喘得很厉害,稍作判断,就劝父母让小孩住院,父母不肯听从,推说自己第二天还要上班。车大钿深知小孩病情严重,说服不了的情况下,她用严肃的语气说:“做完雾化以后,坐在这里等一下,如果孩子情况好转,就回去,没有好转

的话,绝对不能回去。你们今天就听我的话,也必须听我的。”

做完雾化的小男孩,坐在那里,脸色却一下子变灰了,见此情况车大钿立马将孩子送到PICU,经过两个小时的插管治疗,孩子终于救了回来。

车大钿也有痛心不已的往事。那是一个14岁患有白血病的小孩,经过化疗后再一次复发,复发后的情况变得极其糟糕,所有药物都无法奏效,甚至用上高昂的血滤治疗,也仅能勉强维持生命。无奈之下,车大钿对家属说:“孩子救不回来了,继续治疗只会人财两空。”那位父亲整个人都瘫软了,他抹着眼泪道:“放弃吧,我还有三个小孩要抚养,已经借了很多钱,再借也借不到了。”此时的车大钿,内心无比难过,她深知继续治疗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负担,但放弃治疗却是要亲眼看着生命消逝,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为此做些什么。

只要见到孩子,车大钿就会心生莲花,“内心柔软得很”。于是,与死神争夺孩子生命,成就了她的奋不顾身。她经常能撞见被拯救的孩子家长追着感激,但是,当拯救已经无力回天时,她选择沉默,一言不发,忧伤已经汇成河,“医生不是万能的,很多问题,疾病的,社会的,自身的,都属于无解。”

3/ 由于儿童表达能力差,儿科医生处理病情困难,可能出现的失误也多,因此,儿科毫无疑问属于医患矛盾的

重灾区。而在这重灾区中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的车大钿,早已学会察言观色、明察秋毫,而她认为沟通是每个医生的必修课。

“同样的疾病,不同的家长,你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跟他沟通,如果表达方式不对,很可能彼此间就会竖起一道屏障。”这是她多年体悟的心得。

而就在不久前,病房里出现了一位每天掐着秒表计算换药时间的家长,他把每一次更换静脉液体、换药时间记得分秒不差,如稍有贻误,他就会不安地跑去问护士和医生。面对家长这种苛刻的衡量标准,车大钿并不生气,反倒耐心地告诉他:“治疗有一个时间范围,并不会精准到24小时一分不差,但我们会尽量去达到你的标准。”

车大钿认为,有时候家长比孩子更需要关心,“尽管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,但从医生的角度出发,我们能做的只有体谅和安慰。”

在她眼中,好医生是需要医术精湛和仁爱之心兼备的。她认为:“如果没有人文关怀,哪医生诊治与机器看病又有什么区别?”

如果给她一年调整时间,她有满满的幸福等着追逐,做西点,学精油按摩,去南欧度假,国外著名医学院深造,最想做的是,陪伴在丈夫和儿子身边,做个好太太、好妈妈,“不该在家庭的角色里缺席,除了好医生,我更想做个好女人。” 唐晔



车大钿 儿童医院副主任医师,硕士,1994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儿科系,擅长小儿哮喘、反复呼吸道感染、难治性肺炎、睡眠呼吸障碍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诊治。

唐晔:在你压力最大的时候,会怎样安慰自己?
车大钿:体力和精力双重疲惫的时候,睡一觉醒来就好了。人在身体极度疲倦时,精神也是脆弱的,等体力恢复了,太阳照常升起,天空还是湛蓝,家人都在身边,还能从事自己的专业,生活依旧美好。

【健康论坛】

医疗该不该控费

贵州省某三甲医院骨科医生周青(化名)承认,医疗耗材控费前确实存在过度治疗的情况——医生会尽可能地开药,尽量使用价格高的耗材。但现在紧急控费措施却也造成了医疗服务水准下降,例如缝合环节,普通丝线和蛋白线都能起到缝合作用,但效果却有所不同,比如一些女性的伤口是在脸上或者额头,相比丝线,使用蛋白线会让疤痕小很多。

限定高值耗材还会影响手术效率。周青举例说,如果不用切割吻合器,在切除肺大泡手术时,开胸、反复检查找到肺大泡至少要三四个小时。而如果使用切割吻合器,打个小孔进去,切下来就完了,可能只需要一个小时。“手术时间长,意味着麻醉时间长,而麻醉对人体生理环境的损害是难以评估的。”

某疾病原来的医药总费用是8000元,药品占6000元。如果将药占比规定为不能超过50%,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看来,增加4000元的检查费用,将总费用推高至12000元,药占比就降至50%以下,“这是逼着医院和医生通过其他环节盈利”。

对医疗行业的现状,朱恒鹏引用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:“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。” 魏延章

【病例报告】

脑干肿瘤 害死李敖



新闻回放:2015年7月,李敖左腿行动不便,步态不稳,起初以为是肌肉萎缩,就医后才发现脑部长有肿瘤。去年10月1日,李敖因肺炎入院,治疗后感染病况稳定。今年1月底起,李敖病况急速恶化,于3月18日上午离世。

人体的脑干部位是大脑神经传导系统的必经之路,神经系统经过脑干,然后顺着脊髓传达到全身各个部位。大脑依靠这套传递系统来指挥手、脚和其他器官的活动。所以当脑干生了肿瘤,或出现其他问题的时候,这套传导系统就会受到影响,甚至受到阻断,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肢体活动或感觉障碍。所以李敖当时的左腿行动不便,就是由于脑干肿瘤所造成的。

原发于脑干部位的肿瘤,最

常见的是神经胶质细胞瘤。还有一类是脑干之外的肿瘤,从外部挤压脑干,主要包括脑膜瘤、神经瘤、血管瘤。

脑瘤常见症状中最典型的就是头痛。脑瘤所致的头痛与平时常见的头痛略有不同,往往来势汹汹,头痛一般不会轻易地随着休息或者服用药物而缓解,并且会呈现持续性的加重。甚至有些病人头痛时伴随有恶心呕吐。所以,如果没有其他病史而出现莫名其妙的恶心、呕吐伴随有剧烈的头痛,要高度怀疑脑瘤的可能。另外,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视力障碍、头晕、癫痫等症状,也要怀疑会不会有脑瘤的存在,建议及时去医院检查。

曹依群 (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,上海市抗癌协会脑转移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)

【自我保健】

搓脚心,滋阴补肾

在我们的脚心,有个涌泉穴,它位于足底部,蜷足时足前部凹陷处,在足底第2、3跖趾缝纹头端与足跟连线的前1/3与后2/3交点上。适当刺激涌泉穴能起到滋补肾阴的作用,使人肾精充足、耳聪目明、腰膝壮实不软、行走有力。

干搓 左手握住左脚背前部,用右手的小鱼际沿脚心上下搓100次,

直到脚心发热;再用右手握右脚,用左手的小鱼际沿脚心上下搓100次,搓的力度大小要以自己舒适为宜。

湿搓 晚上睡前,把脚放在温水盆中泡15分钟,直到脚掌微微发红,然后再以左手手掌搓右脚脚心,右手手掌搓左脚脚心,每侧搓5分钟。每天持之以恒,能益智安神、活血通络,可以防治失眠健忘,同时延年益寿。

搓手心,清心安神

在我们手心有个劳宫穴,手握拳时,中指下的那个地方就是穴位所在之处。劳宫穴有清心火、除湿热、理气和胃、镇静安神的功效,其强壮心脏及安心定神的效果奇佳。老年人经常搓搓手心,能有助清心安神。

具体做法:先将双手对搓50次,刺激两侧手掌的劳宫穴,使掌心发热。然后,老人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,选

【医家坐堂】

直肠类癌多可怕

上海延安东路500号戴素珍:十多年来大便总不规律,常常腹泻。最近肠镜检查,医生说疑似直肠类癌。

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张延令:类癌在医学上被称为神经内分泌肿瘤。与消化道恶性肿瘤通常是菜花样突向腔内生长不同,类癌多是形状较规则的生长在黏膜下的肿瘤,表面光滑,组织分化较好,生长缓慢,恶性程度相对较低。

消化道类癌中,直肠类癌无论从发病率还是从临床发现上,都属于较为常见的。直肠类癌发生部位较低,早期无特异症状,最常见的是肛门直肠不适、便血。随着病情进展,可出现下腹痛、里急后重、便血、排便习惯改变等。类癌会分泌类似激素的物质,引起全身的一些表现,如皮肤潮红和腹泻,我们称之为类癌综合征。有极少一部分直肠类癌患者会有类癌综合征的表现。

直肠类癌的大小与发生转移的可能性有关,局部淋巴结转移和肝脏转移最为常见。小于1厘米的类癌极少发生转移,行内镜下局部切除可达到治愈;大于2厘米的类癌转移率高达70%,或术前检查发现有远处转移或局部淋巴结转移,建议行手术切除。肿瘤切除后的预后则和病理息息相关。如果肿瘤浸润层次较深,有局部淋巴结转移,病理结果有较多核分裂相,预示恶性程度高,则预后较差。

直肠类癌的预后与肿瘤大小、浸润范围、有无转移有关。肿瘤单个的,局限于肠腔,无周围淋巴结与远处转移的,5年生存率高达90%以上;肿瘤有局部淋巴结转移的,5年生存率达49%;即使存在远处转移的直肠类癌患者,5年生存率也为26%。相比于直肠癌的生存率,类癌是一种低度恶性的疾病。

直肠类癌具有潜在转移复发潜能。好在直肠是类癌最容易发现的部位,有时直肠指检便能发现,所以定期的体检还是非常必要的。

专家教你看血压

初发的、40岁以下的高血压人群,应警惕肾性高血压。长期高血压,必须要警惕是否已经造成肾脏损害。顽固性高血压,必须要警惕是否存在肾脏病或肾动脉狭窄。

傅辰生 (华东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)